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六經奥論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稔文

謄録監生臣畢淮

六經奥論卷四

宋 鄭樵 撰

春秋經

春秋總辨 有已經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西周四百年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東遷後二百四十二年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去羊舌肸習於春秋以其善行以其

懲戒悼公使之傅其太子此一句出瑣語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脩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

之春秋也西東周六百年事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此類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公羊正義解獲麟云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

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説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見史通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葢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内史掌之以别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

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禀畏而史官有虚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臣之私鄭史書薫隧之盟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閒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閒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

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始隱辨 始隱實為東周四百始年

案平王在位五十一年東遷之初乃為魯孝公末年越明年而惠公立立四十七年而隱公立歲在己未時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矣是平王東遷王道絶者四十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隱公此夫子不忍遽絶

之意也不忍遽絶之則有所待也東遷之初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滋甚乃以天子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春秋於此

有不得已而始於隱也或曰始於平王者以平王之
不君始於隱公者以隱公之不臣隱公以庶奪桓桓
又以弟弑凡天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天下豈復有
君臣之道乎或曰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果如是說則
隱不當稱公矣且隱公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況賢其
遜國乎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果何如哉嘗即春秋之
始年而觀之夫子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昔揚子雲作
太玄張平子曰漢其後得二百歲乎作者見之矣其

後果二百歲而魏興春秋始隱亦猶是也文武都豐鎬為西周平王都洛為東周西周之政書有誥命存詩有雅頌作盛德大業炳如也惟東周以來賞罰紀綱蕩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乃托魯以名其書耳案武王克商歲在己卯隱公即位歲在己未其相去蓋四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西周以前四百年事託之詩書東周以後四百年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

為後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録平王之事而實承平王末年雖未嘗起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本末則亦聖人以此示其期耳然則春秋始隱之意在周而不在魯明矣史記以隱善遜故始隱其作史記以太伯為世家之首伯夷為列傳之首取其善遜則失矣

終獲麟辨　春秋不害為感麟而作

終獲麟者服虔曰麟中央土之獸土為信信乃孔子

之史脩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公羊曰孔子案圖錄知康聖劉季當代周薪薪乃庶人爨火之象火為赤帝故麟為薪者所獲左氏無心於劉氏為堯後引之却是西狩者從東至西東卯西金為漢姓其言詭譎如此固不足信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為文成而麟至不可謂妖妄而進評金縢之書啓而天反風罪巳之言發而星退舍簫韶九成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此理之常不可謂無然其言亦未盡或者又謂春

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川伊川以為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絶筆於獲麟謂仲尼傷已之不遇而絶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歎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邪左氏謂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絶筆為一經之主意左

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況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紀録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歴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

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獲麟則非矣

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歷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歷數之歸己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

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續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歴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歴之營室是顓帝之歴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之歴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

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準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歴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歴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歴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歳十有一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歴修祠舉事仍寀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能易也新

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湯武易之為是邪胡為不能以傳遠以湯武易之為非邪胡為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葢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葢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

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堯舜禹皆以建寅為正

周易　兊正秋也　臨二陽至於八月有凶七日來

復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堯正月上日舜正月

朔旦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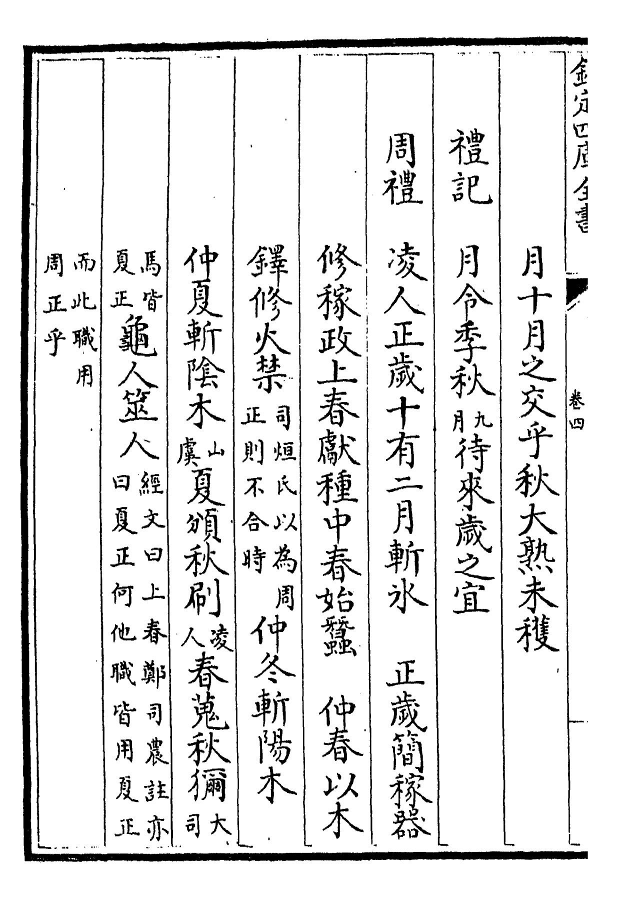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七月詩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大東詩六月北伐六月詩十月

之交正月繁霜註以夏四月八月非也二詩同出小雅何以獨用周

正

春秋 以夏正紀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穫

禮記　月令季秋（九月）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蠶　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司烜氏以為周正則不合時）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虞）夏頒秋刷（凌人）春蒐秋獮（大司馬皆夏正）龜人筮人（經文曰上春鄭司農註亦曰夏正何他職皆用夏正而此職用周正乎）

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其年

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

鳴為候則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復建寅

三國魏明帝以黄龍見為得地統正當建

丑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

是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復改建寅　魏

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閒旱註為周正十一月　十二月亦

可為夏正

書　一月子戊午泰誓　一月壬辰武成　四月哉生明

武成惟十有三年春建子為春

春秋　春無氷　秋無麥　十月隕霜殺菽皆周

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先書春後書王正月秋大熟未穫夏正巡守烝享用夏正傳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子二之日丑陽生於日故曰日此取七日來復之義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用周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為

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
周禮不改四時夫子作春秋從而改之乎
正月之吉始和太宰歲終十月正歲小宰內宰亥
唐肅宗上元二年十一月以建
子月為歲首不以數紀月至明年建正月
歲終十二月丑
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日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元

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書冬十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歸餘者皆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九月）為來歲（亥十月）受朔日則舉秦建亥為歲首 季冬待來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 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日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正

也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周禮既記子以為正月復杓寅為正歲七月作於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月令作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大意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　周本建子廵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事以建子之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月以為

周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
典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誤記秦七月五星
聚東井以爲夏十月則非矣
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爲據又疑詩中月數不
改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不若
闕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説可知胷中亦無
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一等以夏月
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月周人之詩

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亥月也乃周正秦人月令之書純用夏正

又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日乃秦正

春秋用夏正辨春秋書時日月皆用夏正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用夏正也左氏以為周正建子非也使周法果以十一月為春與夏正異則書法當曰元年春正月其言豈不甚順不應以王之一字間於周時周月之中一不可也使聖人因周之建子

以紀時月則書法當曰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一月既書冬歲終云十月又當書冬一年而書兩冬令既不然書冬盡十二月則用夏明矣二不可也使聖人書春而實冬書秋而實夏夫子平時志在春秋而又告顔子以行夏之時不應作經名曰春秋而實冬夏可乎三不可也使周變子丑寅以為春又變其月數以為春正二三月夫子删詩之時邠風小雅之詩皆當代辭人所作如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

月祖暑皆夏月也如曰春日載陽春日遲遲秋日淒淒冬日烈烈皆夏時也周人尚不以周月而變夏時夫子獨變之於春秋可乎夫子删詩用夏正不應作春秋又用周正四不可也古今議者皆曰日南至秋無麥冬無氷十月隕霜殺菽此皆周正之明驗若以為傳五年春正月日南至為周建子之證則昭二十年春二月日南至亦當以為周建丑十二月可乎况此皆傳文非經文也春秋之失閏可知矣若以莊七

年秋無麥為周時之證秋大水無麥則莊二十八年冬大無禾麥亦可指之以為麥熟於冬乎況此皆經文非傳文也聖人傷時之意可知矣又謂襄二十八年春書無氷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若斗建寅卯辰冰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為異蓋春無氷者謂開氷之時無氷非藏氷之時無氷月令仲春開氷先薦寢廟於凌人騐之十月降霜不為異以其殺菽則為異反復數處春秋用夏正無疑矣胡安國曰春秋

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如延守烝享皆用夏正舉商秦二事以明之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以二事觀之則知周之建子非春亦明矣如此則經春秋大熟未穫傳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皆夏正無疑古書皆用夏正不韋月令書紀年皆用夏正

六經皆用夏正辨

正月之吉始和此夏之正月也何必謂周建子之月惟十有三年春此夏之春也何必謂周時之春隱元年春王正月則亦夏時夏月矣何必謂周建子之月六經之書皆案文讀則可不必强為之説禮曰周禮易曰周易詩曰周詩皆用夏正何獨於春秋而疑之乎

周易用夏正辨

易兑言正秋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蓋臨十二月

卦二陽方長觀卦曰八月乃二陽漸消之時故曰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日者陽也六陽盡於乾亥至于一月則七陽復生矣故曰來復則易周易也用夏正亦無疑矣

周禮用夏正辨

周禮正月正歲說者皆以正月為周正月正歲為夏正月而不知周禮無改正之文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

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云正歲率治官之屬以觀治象之法謂之正月之吉者正月朔日也謂之正歲者正歲之中非必朔日也太宰既垂治象使民觀之十日而斂之小宰於未斂之前帥官屬而觀故云正歲不云正月吉日其實正歲正月皆夏正也鄭氏謂正月之吉懸治象正歲又垂治象魏據周禮無正歲垂治象之文況既挾日而斂之又何所觀乎鄭氏委曲其辭以合周改正之說正如班固書漢元年十月

五星聚東井不知實秦十月非夏十月也凡此則周禮中所謂上春中春中夏中秋者皆夏正也鄭氏不知强為之說以此知周禮亦用夏正無疑矣

詩用夏正辨已見於春秋用夏正辨中了

因舊史以修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褒貶自著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

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

削而已夫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疑曰闕疑文曰闕文則不敢以私意增損明矣經有書年而不書事若元年王正月之類有書時而不書月若秋衛人入邢之類有書月而不書日如五月莒人入向之類以至致夫人而不書其姓僖八年夫人姜氏晉魏曼多仲何忌之不書其名哀七年一因舊史之文而已如史策闕文時月失次皆存而不正大抵聖人於前世事非能體知而心達也亦質諸舊史而已舊

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其他以有赴告則書無赴告則不書即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剌殺其大夫（昭十二）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於董狐鄭棄其師出於汲冢（出史通古史全文）之類是也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莊七年）穀梁所謂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已丑之繼書（桓五年）丙戌丙戌之累書（桓十二年）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莊二十四）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

史記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例　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

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肸之卒延廏郎囿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略外豈不然哉烏有所謂例邪若以麟經

在於片辭名字官爵各有榮辱則皆如邾儀父書字以襃之通大國以息民衛侯燬書名以貶之僖二十五年滅同姓而傷恩可也今則祭一也有曰公曰叔曰伯之不同隨其功過而筆削之杞一也有書侯書伯書子之不同隨其善惡襃貶之滕稱侯矣而復稱子滕自隱公為侯桓公以來為子蓋王黜不以侯書之薛稱侯矣而復稱伯薛自隱公為侯而襄公降為伯蓋爵降不以位稱之此一人也一國也而前後稱號迭軒迭輊賢否於此夫奚據若以官為貴而宰咺躬歸賵之役有何貴而稱宰以爵為榮

而祭公負私交之惡有何榮而稱公以名為貶辭則息兵如趙武何罪可貶以字為褒辭則不臣如祭仲何功可褒使其褒貶出於聖人不應如是之無定也若以麟經編次貴在正名書爵先後各序尊卑則皆如書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傳二十五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盟于甯母所以先列國而後世子可也今則齊宋會鄄侯居公上齊以伯主盟鄭邢會淮傳十六也伯在侯先盟于蟲牢郲以子而先

杞伯盟于幽許以男而先滕子密之盟紀大夫子帛反居莒子之上隱二年以杞昏于魯故進之蕭魚之會齊世子光反居邾莒滕薛之先邾男爵也侵蔡之師則先曹伯晉侯邦也黒壤之會則先宋公使其編序出於聖人不應如是之不倫也意者或先或後或大或小無非因舊史之所以然者而録之耳及杜預則盡書於例書時書月書日書名書爵書人書氏書字無非春秋之例也且如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

年例也有書年而不書事(元年王正月是也)有書時而不書月(秋衛人入邢)有書月而不書日則謂此聖人襃貶之深意名以命之字以諱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例也有諱名而稱字(邾儀父)有舍爵而稱人(齊人鄭人之類)有貶族而稱名(無駭帥師)則謂此聖人陟黜之微權吁天下之事固有迹同而心異者文同而意異者不可槩舉也同為侵伐而侵伐有曲直同為城築而城築有當否同為盟會而盟會有誠詐同為朝聘而朝聘有恭傲是豈曰

月人爵名氏所能盡邪就使日月名爵大抵可以盡矣例所當日而舊無其日經可以不書月乎例所當月而舊無其月經可以不書時乎例所當字而舊無其字經可以不書名乎例所當名而舊無其名經可以不書人乎以日月名字人爵之不全遂棄而不録非聖人所以為經也當日而月當字而名以疑後世非聖人所以立例也自夫子去公穀未遠而夏五郭公甲戌巳丑有日無月不書首時之類不可勝數可

以隱桓而至夫子獨無闕文乎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用之盛時不應豫立其法真知言乎

褒貶

善善惡惡謂之褒貶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説春秋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於推尊聖人其説出於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漢儒其說出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

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襃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玆所以為襃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襃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襃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

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襃貶者歟

如是而已

春秋之文詳略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公羊氏釋經法也何休紬繹其說且謂自昭迄哀夫子即所見而書自文迄襄夫子即所聞而書自閔迄僖而上則又採摭於所傳聞而書夫春秋敘書之法詳於所見略於所聞至於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似而得之姑

存其大略不敢有一毫之損益至於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文獻不足而於夏商之禮不敢妄於考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公羊曰定哀多微辭

看春秋須立三節

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為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

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强陵弱衆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如褰裳之詩此時桓公出來統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故伯主一興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豈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為消長春秋之始齊僖謂之小伯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此便是伯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率之

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故不謂之伯東遷以來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來盟會此伯之名所以立然當僖公之始當時之勢亦不易做得所以凡書盟不過三四國而止到桓公時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盡從伯業盛處便見王道消亡　東遷之初去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隱桓閒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小九之

一令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猶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猶在如師服之諫晉桓二年傳曰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制度各分等衰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未泯

學者須當深考到後來春秋中興未能如此言者甚少聞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産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三傳 三傳各有得失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録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史通公穀有五

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范甯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盧仝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

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調人私怨之官是數説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日

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案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案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家背經以

作傳尤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子藥不親嘗非二

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招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於聖人

之經茍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公穀二傳 師承

或問公穀二家師承所始曰吾何以論其始乎劉歆漢人尚不能知況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高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為漢初經讖者穀梁本魯學後世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名俶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載樂

正子之視疾昭十九則公羊必出於樂正子之後穀梁雖載師尸子之語或出於漢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傳矣二家初皆口傳非如左氏之筆録然左氏之傳又不如穀梁之質也公羊之書有所謂昉於此乎有所謂登來之者有所謂代者為主代者為客皆弟子記其師之言會其語音以録之也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穀梁之書有所謂或曰有所謂傳曰有所謂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啓曰有所謂穀梁子

曰皆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言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於沈子尸子之後或者疑其以為漢初人也嘗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録必出於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於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於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於例也此公穀作於楚

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於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具於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惟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於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於景帝時

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於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辯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廢興由於好惡也瑕丘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於辯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

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趙啖起信矣夫

穀梁傳 二傳解經不如穀梁之密

漢興於景帝時公羊之學先置博士至宣帝聞戾太子好穀梁論於石渠其說獨勝遂立學官然建武中興去石渠之論未遠當時立博士四十九家而公穀春秋獨不獲與何邪雖肅宗亦嘗詔高才生受穀梁學擢其高第以為講師則其學未甚抑絕考之儒林

傳學公羊者凡九家而以穀梁名家獨無其人又何邪於斯時也左氏之學未甚行而穀梁之説獨不能勝公羊何也蓋公羊之學取重於世亦有由也公羊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武帝取以報平城之恥公羊謂蒯聵得罪出奔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大之雋不疑取之以斥成方遂之詐緣此二事公羊之學大重於武昭之世者以此而又大儒如仲舒丞相如公孫弘之徒取以決大獄飭吏事皆公羊之學

以此不得不重及覯襄公復讎之事與夫子為衛君之意雖公羊之說實未為當然其學亦以此大重於時嘗論三家之學各有短長言其序事莫若左氏之工言其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左氏之說類多牴牾試舉隱公數年事觀之如天王元年之賵仲子公羊以仲子為桓公之母則非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則是矣左氏以為惠公之妃且譏其豫凶事豈有仲子猶存而豫為之賵者乎如君氏卒公穀以為尹氏大夫

也是矣程明道蘇東坡又以為惠公繼室聲子故曰君氏而左氏則以為隱公之母且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是變男為女矣如初獻六羽左氏以為始用公穀以為始僭於斯時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六羽之舞豈仲子婦人所當用穀梁安得不以為僭歟如祭伯來公羊謂來奔穀梁謂來朝於斯時也諸侯爭衡陵蔑王室必魯有尊周之心然後有使魯之命穀梁安得不喜其來乎公會戎于潛則有會戎危公之辭紀子帛盟于密則

有以帛為伯之訛大抵穀梁解經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而已一傳之作類皆若此不特此也王人救衛甲者之事也子突之善稱其名以貴之王所與朝臣子所當朝也言曰公朝取其尊夫天子而嘉之首戴之盟舉諸侯而不及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先王人而朝諸侯朝服雖弊必加於上也凡此豈非尊王室為重乎追戎於濟西以為有不使戎邇於我之言河曲之戰所以不言及者畧之而不

書也斷道之同盟所以書同者謂其同外楚也交剛敗狄之役所以不言戰者謂中國與夷狄不當言戰也凡此豈非抑外夷為先務乎以至城邢之師合宋曹以共之既美齊侯之功矣而緣陵之城散於諸侯復有以譏齊侯之衰圍宋之舉敢陵中國亦既黜楚子而人矣而使椒來聘嘉其來也復有以為楚子之褒凡此又以明賞罰為念矣此則穀梁之得也若夫衛輒拒父謂為尊祖不納子糾謂為内惡號從中國

當如善稻之書以蚡泉為賁泉以從狄人之號此其失無可疑者公次于滑而以為次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禚而以為狩于鄭其地豈無因而變幽之盟經無曹伯而以曹伯書沙隨之會經無滕子而以滕子書其人豈無因而預此則穀梁之失也穀梁解經實於二子為長愛而知其惡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乃六國人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

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氏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

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况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或有作左傳已見不始孝公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一作公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於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吕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要簡則曰有曰庶長不更者秦孝公之官名也有曰虞不臘者秦惠王之蜡名也

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

在藴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絶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辨徂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爾真知言歟

左氏喜言詩書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酧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為寓意乎又有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

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一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繫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莊二十二觀之否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閔元屯之比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焉襄九艮之隨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昭十二坤之比於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於今文者之

說焉傳二十五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伯二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左氏言孔子古文六經

六經奧論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六經奥論卷五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鈐文

謄録監生臣畢溎

六經奥論卷五

宋 鄭樵 撰

禮經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

禮記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為一書

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

孔頴達采取其說以為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䟽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甚惟魯高堂生所傳

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祕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

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令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懿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

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非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

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為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為周禮王制為商禮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

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為先代之訓者昔者春秋之末能兼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黄金以酧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山為南岳以太尉為堯官以商之諸侯為

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為三公以大宰大宗大卜大士為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或以為十二室議太學或以為五學或以為當如辟雍或以

為當如膠庠或以為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禮辨儒林傳云徐生善為頌讀曰容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

古人造士以禮樂與詩書並言之者儀禮是也古人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與易並言者儀禮是也儀禮一書當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為冠

婚喪祭之儀朝聘射饗之禮行於朝廷鄉黨之間名曰儀禮而樂寓焉正如後世禮樂輿服志之類漢興傳儀禮者出於高堂生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以容為禮大夫一士冠禮 二士婚禮 三士相見禮 四鄉飲酒禮 五鄉射禮 六燕禮 七大射禮 八聘禮 九公食大夫禮 十覲禮 十一喪服禮 十二士喪禮 十三既夕禮 十四士虞禮 十五特牲饋食禮 十六少牢饋食禮 十七有司徹後禮之古經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士禮同而字尤

多略令二十九篇乃逸禮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略並不註儀禮往往漢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模倣禮經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書云禮古經與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中興以後鄭衆馬融等為周官作傳並不及儀禮鄭衆馬融以傳周官而儀禮一書未嘗教授至康成傳周官儀禮始為之注也則儀禮一書蓋晚出無疑者故聘禮一篇所記賓介饔餼之物禾米薪芻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時饔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

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各爲之訓詁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故殽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禮而

子太叔以為儀也非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即為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僻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為之註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其後賈公彦始為儀禮疏因齊黄慶隋孟哲章句删取其要為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難讀又作讀儀禮曰文

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間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樂書

樂書

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而謂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易禮春秋而已獨樂一書無傳焉六經之中禮記雖有樂記乃樂之傳

非樂之經周禮雖有大司樂乃樂之職非樂之書而不可謂之樂書

三代以來禮樂達於天下行步則聞環珮之聲大夫無故不去鍾簴士無故不撤琴瑟故樂無事於書自周之衰禮頹樂壞天下指玉帛為禮鍾鼓為樂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適蔡適秦入河入海樂工樂器一切淪亡後世所謂樂者始流於工伎之末矣漢興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得於制氏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

容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年百八十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一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學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後內史丞王定受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之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禹所傳不同故著為別錄案別錄則禮記四十九篇樂記在十九則樂記自錄十一篇入禮記已見於劉向著別錄之前矣

樂記所有樂本樂論樂詩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賔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十一篇之外雜合為樂記十一篇而章句各有別又有樂奏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説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昭頌竇公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闕多矣雖六經之樂書不存其樂制樂官雜出於二禮之書猶可覆也二戴禮雖立樂官於宣帝之時並無樂記篇至後漢馬融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足之為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禮記為樂書之遺

而後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徒而無周禮學官良可惜也吁樂書之不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眞振鐸於地而黃鍾自應張文收斷竹為律而啞鍾自鳴樂書雖亡而人心之樂未始不存也

樂書傳授

竇公 文帝 獻王 武帝 王定 成帝 劉歆 成帝 校書得二十五篇與馬融不同作別録

禮以情為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曰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賔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

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酧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粟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冒絞紟可以為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為葬庭實旅百可以為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為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

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騵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

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爲美吾故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黄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

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臯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臯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

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宫而不得為靈臺辟雍盖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闕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録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編而録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蒼號曲臺

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放飯醬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禮運載

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太者伊川云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

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刋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令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

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況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
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令

以其書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為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

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别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令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删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

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歷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女而藏冰杜預註左傳則以十二月日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為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禄之制則依放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説則採春秋之説而失其旨言獄訟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録秦人之官言廵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説而益之以已見甚而所説朝聘為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

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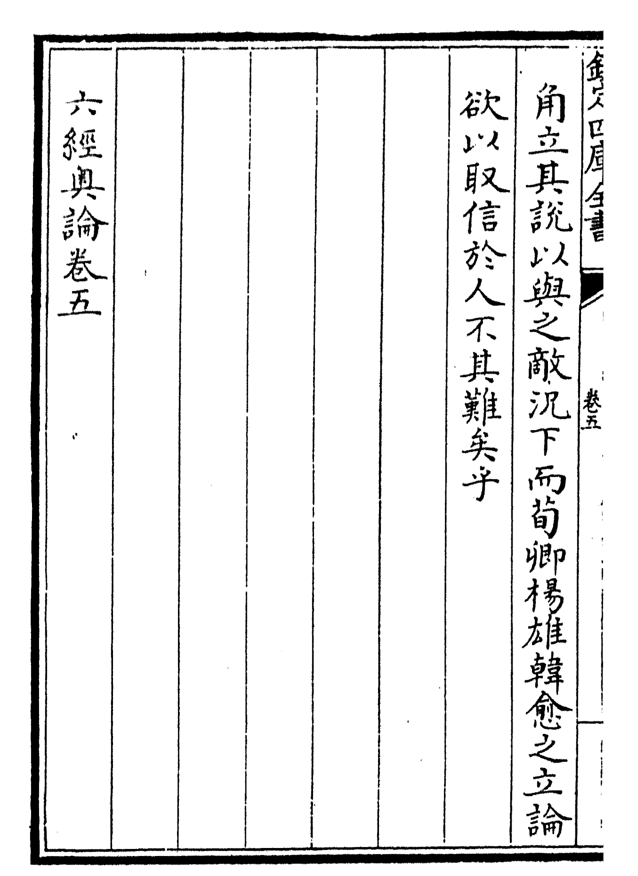
中庸子思孟子言性善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

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為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為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者此所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説也未若子思之言為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

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為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道則一而少有毫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所長



角立其説以與之敵況下而荀卿揚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六經奥論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經奥論卷六

宋　鄭樵　撰

周禮經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案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

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既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案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

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

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而老馬及周公卒成王受其書而歸豐遂令君陳主其事而訓馬實未嘗行之也蓋周公

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豫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豫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摸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輿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

封侯六伯十一之類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司馬法云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同各隨才高下而同治此事司馬司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職各率其屬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類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盤盟諸侯之類是也注云闔立服大裘方澤之祀經無凡服周無遷國事至平王東遷盟詛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為之而未經行也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彌綸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雖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

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卒不置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

可勝歎哉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荅北宫錡畢戰爵禄井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為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河間獻王—劉歆 列七略 授一人—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中人授二人—鄭衆、賈逵—馬融 年六十六 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衆之學釋其意

賈公彦 作疏唐時人也

天文總辨（堯典月令之記中星馮相保章之言分次）

愚嘗傳九章之秘術得鉤股之法參攷靈臺之章推測儀象之度而獲覩一書所謂鬼料竅者有歷代諸史志之所未載古今諸圖像之所未述使李淳風得之必志於晉（作天文志）使于志寧得之必志於隋（作天文志）使我朝劉羲叟得之必志於宋（作天文志）是書出於隋傳於唐至於我朝始入司天監術家祕之不顯其名目之以鬼料竅世之得見者鮮矣其實則一步天歌也唐

書以為王希明所作而實非希明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希明則引漢晉二志以釋之而非出於希明也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名而小大未得其象古今天文圖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言休祥而深知休祥者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語凝目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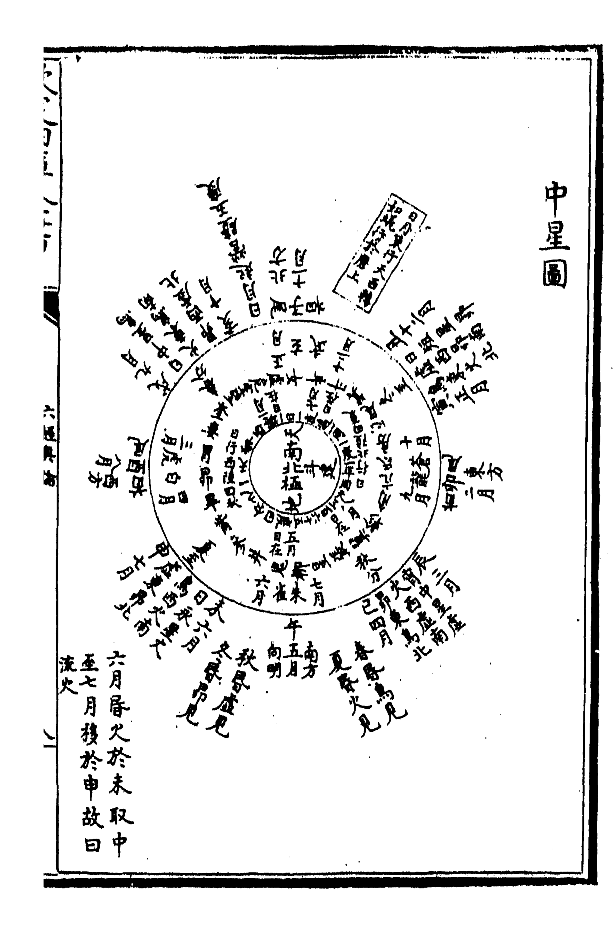
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胷中矣夫不使志於晉志於隋志於唐而獨傳於我宋者則我朝一代之大典不待蔡邕作於漢劉知幾作於唐而筆削已定矣

中星辯堯典月令之中星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説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説有二有正於

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於未者謂之中(星宿之伏見)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昬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髙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為中故

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堯典言分至之中　月令言昏旦之中



中星圖
南北極
東方
二月
南方
五月
向明
午
五月
六月
七月
朱雀
春昏鳥見
夏昏火見
秋昏虛見
冬昏昴見
六月昏火於未取中
至七月移於申故曰
流火

十二次分野圖

附漢古郡圖

分野辨

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星如此則分星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考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邕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十二州之分星明矣然嘗疑之青正東玄枵在正北雍正西鶉首在

其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𠔃異在東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與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東鶉火在西南此其最差者也并在北而娵訾在北荆正南而鶉尾在南此其正得躔次者也益在西南而實沈在西幽在東北而析木在東兖在東而差北而壽星反在東此其得躔次之微差者也又何邪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周分又云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彦取為正義曰分星者

以諸國始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之分次此說非不知國有分星葢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堯舜封閼伯於商丘主辰則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為夏星唐人是因今晉陽縣是也唐後為晉參為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始封國命以主祀之意無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其來久矣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為分星不應相土因閼伯晉人因實沈其為封國命祀之意

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況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井鬼皆秦分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言要有明驗今則同在甸畿之内或者又執漢書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山河脈絡於兩戒識雲漢升沉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之所在如指諸掌

今河北京東河南路

玄枵 青州 子

今河北河東化外州

齊

析木 幽州 尾箕

河

東嶽

虛危

魯

降婁 徐州 戌

火奎婁

東西淮南路

今東京

宋

房心 豫州 卯

今河北河東路

大梁 冀州

趙

胃昴畢

酉

今濟北并州

京東西路

北嶽

并州 娵訾

衛

亥

室壁

鶉火 柳星張

實沈 益州

魏

晉陽 觜參

今永興河南西北路

申

周 午

中嶽

三河

西嶽

秦

井鬼 涼 雍州 鶉首

今永興五路及四川

北戒

北紀

河源 名北河

[illegible]

江源 名南河

南紀

南戒

[illegible]

韓

今京西路

角亢氐

辰

兗州

鄭

申隨

壽星 今秦 巴蜀

荊

荊州 鶉尾

巳

今荊湖二廣 夔荊京西南 淮南等路

楚

翼軫

南嶽

越

申隨 揚

丑

牛女

婺女之墟

越

江南等路

今兩浙福建二廣

吳

揚州

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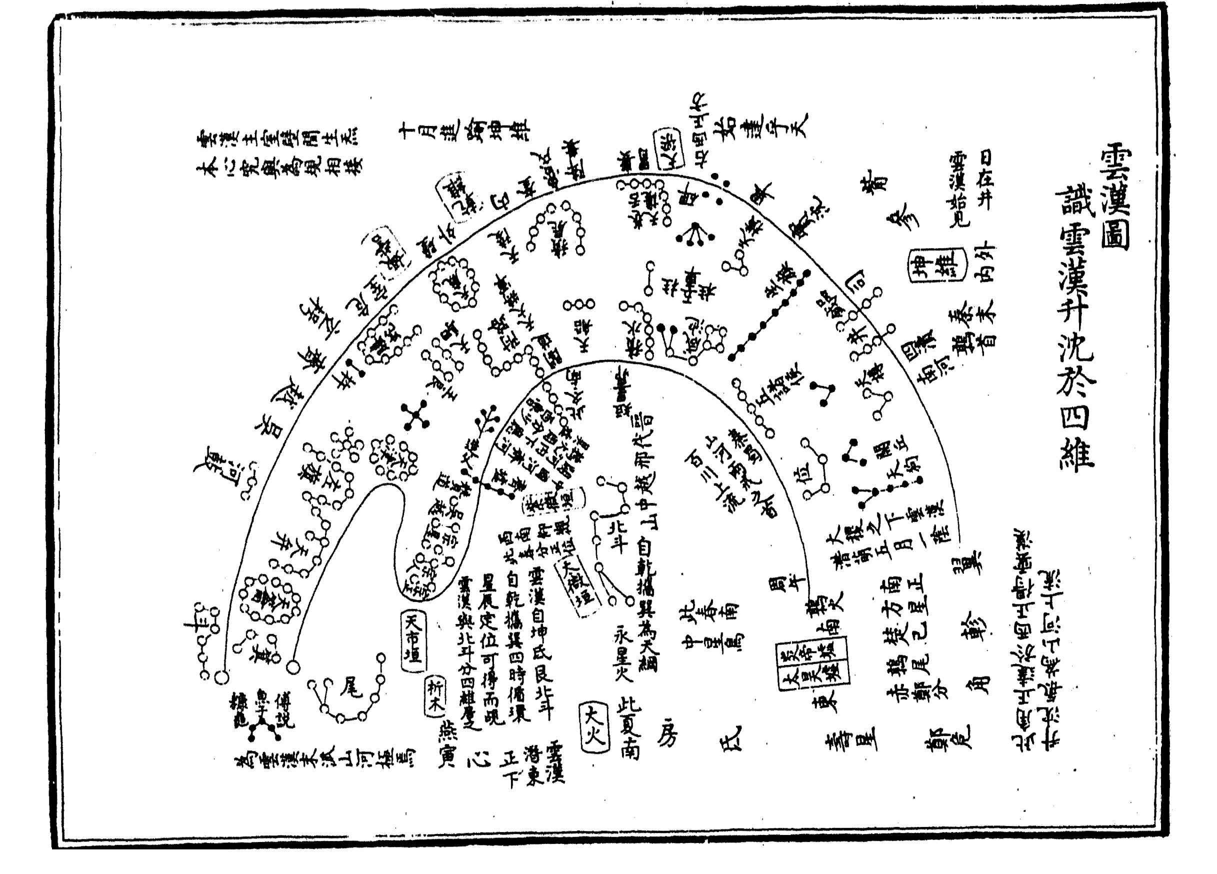
斗

丑

江

吳越同分

巳下皆越



雲漢圖
識雲漢升沈於四維
日在井
雲漢始見
坤維
北斗
天市垣
析木
大火
此夏南
房
氐
心
尾
角
燕寅

三辰圖

月東者日月東行也

斜而回轉

天 丑 子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北極為天中南極為天之兩端日月星宿斜西轉

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乾道左旋星辰

右轉順子丑寅卯辰行日有黃道日月九道赤

天之弦帶黃道卯辛行在日有赤道內外二十八宿亦然

道日月五星周天

天斗居中二十八宿周天

月一年一周天日一日一周天

秋分角五度赤道

冬至斗二十二度

夏至井二十五度黃道

春分奎十四度

南極正南

夏至日去南極一百五十度去地遠故晝長冬至日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地近故晝短

地未中

月西者天行一日夜入西一度牽東行之日月以西沒

五服九服辨

周禮所以難通者有五一曰職方之説萬里與禹貢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與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載師田税用十二與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溝洫之數與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讀法無乃重擾吾民乎惟此五者之疑未釋故後世疑周禮非聖人之書今皆案經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釋五者之

疑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然後周禮得以為全書亦見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

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

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為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

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令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

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此係周禮第一疑難

考之禹貢分毫皆合見圖

六服朝禮

元年侯　二年侯甸　三年侯男　四年侯甸采　五年侯衛

六年侯甸男要　七年侯　八年侯甸采　九年侯男　十年侯甸衛

十一年侯　十二年王巡守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

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案尚書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朝於京師又六年王乃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是朝於巡守之所然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來以秋則曰覲冬亦然猶漢法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是也

王畿千里四分之地者百

一同十里百成

百里者百之地

一萬　九萬　除四十九

井　夫地　十六井出

公加侯二十五里

百里侯　合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即是得四百里

百里伯

七十里子

五十里男

縱橫方百里

侯開方出此

伯開方出此

公侯伯子男

公　二百五十里開方之曰五百里二十五同

侯

伯　百五十里開方曰三百里九同

子

男　百里開方曰百里四同

五十里

合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為一百里

封國圖

大司徒曰封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職方曰千里封公則四公封侯則六侯封伯則十一伯封子則二十五子封男則百男蓋假設言之以此為建國之率耳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開方一同

一成
十里

成成成成成成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成成成成成成

百里

公侯百里縱横

公侯百里
侯開方之為四百里公加一十五里為五百里

伯七十里
開方之二百八十里丈成數曰三百里

子男五十里
男開方之為

王制曰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經纂曰所謂百里者縱横各百里實千里也所謂十里者縱横各十里實百里也此

同百里

王畿千里縱橫

千里

王畿千里

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

男一百里

一百里子倍之為二百里

乃開方之法

周禮圖

公五百里

一孔百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横五百里

一孔百里

横四百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公食

二百五十里開方為五百里二十五同得百里二十五者半歸公上惟有十二同半

侯食

二百里開方為四百里十六同者半之一歸公上惟有九同半

伯三百里
横三百里

子二百里
横二百里

男百里
横一百里

伯食百五十里開方為三百里九同得地百里九者三之一歸公上惟有六同

子食百里開方為二百里四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三同

男食五十里開方為一百里一同地得百里者四之一歸公上惟有七十五里

孟子王制

公侯百里

一孔十里方十里者

王畿孟子所謂方百里者

縱横各十里為百里

辥常州所謂開方者五十

里四面開之之謂百里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侯開方之與下四百里同上公百

二十五里開方四箇一百成四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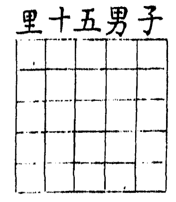
又四箇二十五成百成五百里

伯七十里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一
成						孔
成						十
成						里
成						一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四箇開方之與下三百里同舉成數曰三百

子男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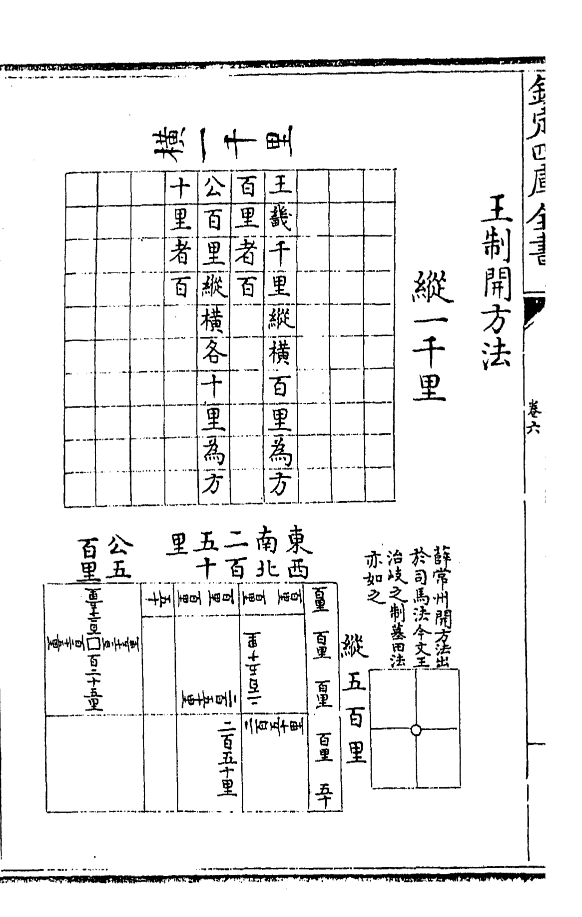


四箇子倍之男開方之與下百里同

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記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王制開方合周禮數

上公加二十五里子倍於男凡周公制如漢增百官俸法


王制開方法
縱一千里
橫一千里
王畿千里縱橫百里爲方
百里者百
公百里縱橫各十里爲方
十里者百
東西南北二百五十里
公五百里
縱五百里
薛常州開方法出於司馬法今文王治岐之制蓋田法亦如之

封國辨 附圖公五百里之制與百里之制不同

王制與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百里）今大國數圻（千里）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如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亦開方之法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孔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開方之

法計之千乘百里之國方百里者以為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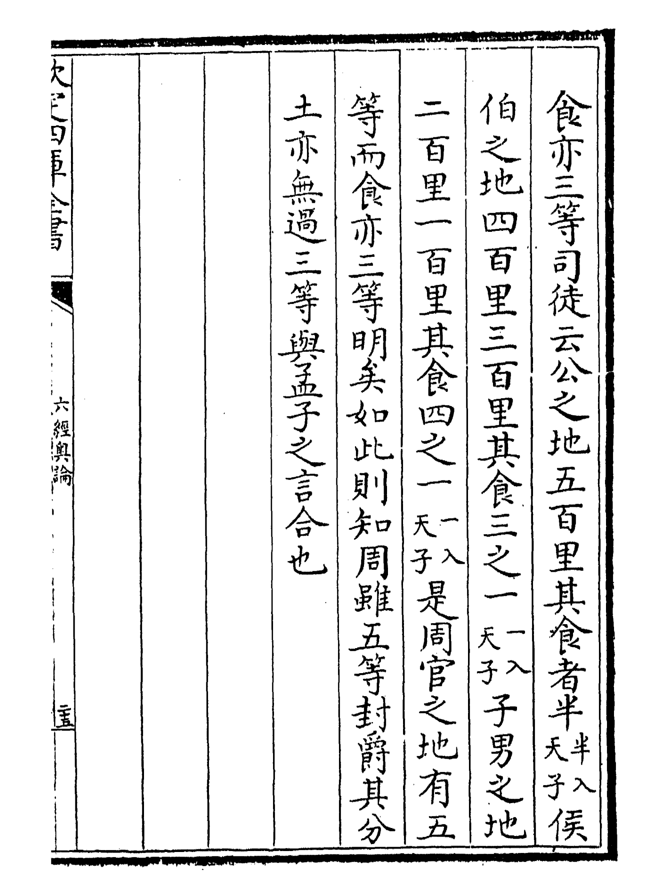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

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説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令基田出於司馬法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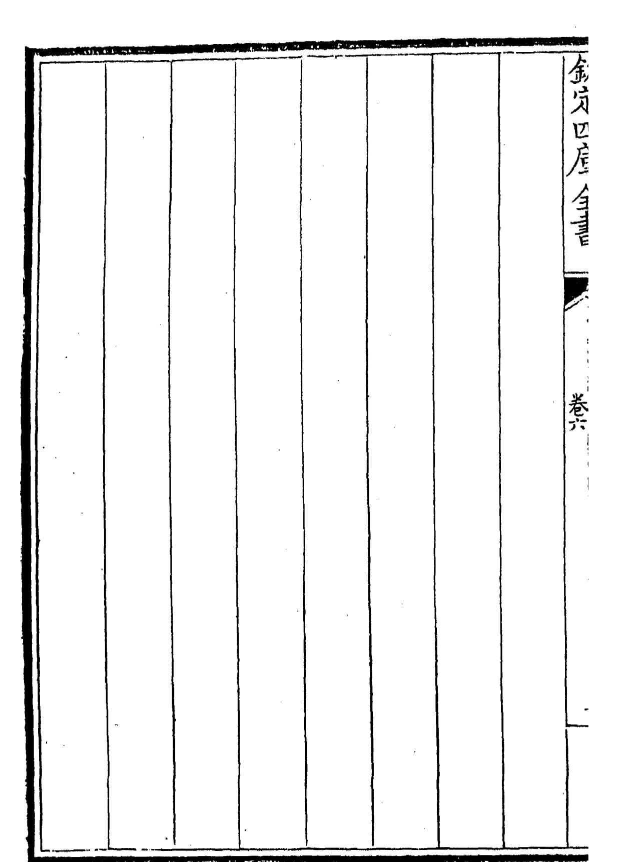
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辥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王畿千里以五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則

百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十一伯以二百里封子則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則百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

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實無過三等自夏殷以來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禮行人之冕章司儀之贄見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無疑矣司徒則舉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況夫地雖五等



食亦三等司徒云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半入天子）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一入天子）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一入天子）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知周雖五等封爵其分土亦無過三等與孟子之言合也



夫 夫 夫

惟助為有公田

夫 夫

夫 夫 夫

貢助徹法 論制田取民之法　徹取透徹為義始於張横渠無公田之説始於李泰伯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藉民力而不税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徹直列反呼為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敕列切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横渠曰百畆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畆公田百畆八家皆私百畆盡一井九百畆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

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斂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

此則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俱為公田而不稅哉子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

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葢疑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田之說謂令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哉傳稱轂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旼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末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税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税辨鄭氏論田税輕近重遠之失

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謂多則桀寡則貊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案載師文曰凡任地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蓋園者不種五穀其種雜物所出不貲廛者工商雜處百貨所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為在國之園廛可輕

之而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據此上文謂任地謂園廛則知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園廛之文耳所謂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觀上文無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溝洫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

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

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

澮若案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

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

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考尋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

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

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説分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凡九井計九箇溝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

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周禮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之疑然後周禮得為全書至出賦法又當以貢助徹為正

讀法辨

周禮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二十五家有一胥四閭為族百家有師五族為黨五百家有正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有長五州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有大夫州長每歲屬民讀法者四黨正讀法者七族師讀法者十四閭胥讀法者無數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民讀法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黨正四時孟月之吉屬民讀邦法春秋祭禜亦如之正

歲屬民讀法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掌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或者以為是日讀法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走而不暇不知何以措置予謂此法亦易曉如正月之吉讀法州長黨正族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讀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州長不預到每月讀法惟族師職耳此註所謂彌親民者其教亦彌數正如今之勸農守倅令佐皆預焉其職各帶勸農二字不必謂之更來迭往也

牛耕耦耕辨 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嘗謂古人末作者少而天下有惰農後世末作者多而天下無惰農豈古今人情相反邪抑時世使之然邪說者謂古者之田出於公故人人得以自耕而天下有惰農後世之田出於私貧者無可耕之地故天下無惰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古之耕也以耦耦則二人併力以發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惰農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則用力少而耕倍此後世之所

以無惰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則用以祭祀而已周禮牛人之職共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又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以牛為耕秦漢之上未之前聞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

史稱趙過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過代田始前乎此者晁錯募民耕實塞下廬舍蔟藜之具靡不備後乎此者充國上屯田簿器用橋亭之物無不詳獨不以牛為急者蓋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無惰農其效牛耕之力歟不可以不辨

後世有牛耕及年號改元之事皆三代所未言

六經奥論卷六